



廣川畫跋卷之三

書別本西昇經後

某作西昇經後語或疑其說謂諸經所錄不可疑其事况唐貞觀已入錄耶今考諸經說西域事或本法明天竺記支僧載外國事法盛諸國傳道安西域志及佛國記曇智猛外國傳支曇諦烏山銘等書雖其說恠詭皆無老子化浮圖事則知其書爲不足据也方隋之世釋書多於六經數十倍大業時令沙門智果都內道場撰諸經目分別條貫以佛所說經

廣川畫跋卷三

一

爲三部一曰大乘二曰雜經其餘似後人假託爲之者別爲一部謂之疑經而三部無兩西昇經則余爲此說可得而有據也

書化胡經後

貢士邦憲出化胡經像復與西升所畫畫異其說以老子化胡俗成正覺者則不知其所据也西域舊傳千闐西五百里有北摩寺云是老子化胡成佛處也老子初至此與羣胡辭決言暫游天上尋當下生其後出天竺國化爲胡王太子言號曰佛今攷老子與



孔子同時而經既說恆星不見以證則此尤不可信而畫又與此異然畫特佳疑江南時所爲也

書穆宗打毬圖

排牙錯彩錦茵綉幕緝紋倒豈一作蒹玉壁珠簾下設

三丈氍毹房列丈二師子鉢乘烏托馬馳拂秣狗百

步千跡啣燭俛仰星奔雷擊風疾電轉勢若摯鳥出

沒進復不留轍迹其盛若此欲人主之不惑不可得

也仇士良曰天子莫教閑閑卽看書看書卽重文臣

寵文臣則廣納規諫慮移聖聽畢減玩好省息行幸

廣川畫跋卷三

一

如此則恩澤漸薄權力不重諸公但廣聚貨財媵進

鷹馬常以毬獵聲樂聞於聖聽駕幸所至極奢侈盡

奇技一處盛於一處天顏旣悅必無休息如此則聰

明睿哲不暇觀書不親萬機不知外事吾輩永無疏

間觀此圖豈士良輩求中主欲者邪夫近習之敝甚

哉可以戒也今人之所以視者目也苟有障焉其高

百丈遠之百丈一作里則所蔽者不過百尺矣若於目

睫之前雖寸壤之障可以蔽明至於膜翳之發在於

睛瞳則其大纔菽其薄纔穀至終身不察白墨然則

愈近愈障愈親愈徹其爲患也可易察邪且觀書鑿成敗姦人所忌人主能知姦人所忌深觀其極亟發而健除之則壅遏不留而堂上無百里之患矣詹夫打毬之事小吝其花一作誇絢筦一作競勝若是則當謂極奢侈盡奇技又可知也

書醉僧圖

醉僧圖唐說本出張僧繇以爲戲僧圖又謂顧長康以所見於寺而寫之圖以發嗔噉今考張舜賓李嗣真朱景真畫錄皆無此事不知其說果何据劉餗又

廣川畫跋卷二

三

謂閭立本添冠巾爲道士此自爲醉道圖矣非此謂也或曰梵教西來自魏黃初始許中國人依律爲僧其法戒甚嚴不應至顧長康時已極於此曰余觀惠深與經律法師羣議立制便謂不遵禁典無賴姦人囊橐其間本非求淨土泥洹也嘗太武西伐蓋吳長安沙門飲以官酒發其窟室命有司按寺誅之閱其財產大得釀具然考之太武與顧長康其久近可以知也彼授僧律者沈酣若此則聚飲而歌舞亦當時常有也

書醉道士圖

范蜀公謂此本醉僧圖閻令加冠巾黃注道謂顧凱之醉僧圖或疑其說謂蜀公得其傳記注道以世所傳便謂然今攷於畫記等諸書長康惟有西園圖世猶有傳摹得者與此異甚劉餗則謂閻令別作醉道士圖而醉僧圖亦自見於世嘗考之二說皆非也然衣服冠櫛尊器皆是晉隋所尙疑亦當時人所爲自是極致至於放浪沈湎遁於眞逸似是竹林逸人亦嘗求如禮法不能約束而全於縱蕩者邪此非眞到醉鄉得酒中三昧亦不應如此其論筆力簡古得形神全者皆知畫糟粕爾不可謂眞知趣者也

送窮圖

畫者陳惟岳作送窮圖當唐僖宗咸平二年七月惟

岳於畫書不載然抄於形似狀簡古至有餘意盡藏

筆墨內使人以意測者遁

一作隨

求得之無窮一作盡惟

信非庸工俚師所能造也其畫窮女形露髀浚作踰

跂態束芻人立曳薪舡行繩引鞞驅繫柂篋裹以

纒一作牽

纒薦之醜醜

一作醜

周偏室居開門送之又爲

富女作娑娘象裁槻爲衣鏤木爲質載之艦艦飾以
纓絡主人當戶反導卻行引階升堂拜獻惟謹乃知
事在唐爲盛禮至以圖象見之客謂韓文公作送窮
而不知迎富疑當貞元長慶間此有未備者曰文公
特有激爾不攷其所出也豈不聞女有功德天能與
種種金銀琉璃玻璃真珠珊瑚琥珀瑪瑙象馬車乘
所至富豐人竟得之又聞女有黑闇天能使人貧
所有財寶一時衰耗然與功德並處送去黑闇則持
利刀欲斷其命至遇功德則散華餞香揮援而進此
豈送窮迎富者邪彼曰若怨功德天者卽當恭敬黑
闇或人懼貧願富兩不得求顛沛以出復有貧人乃
在貧富并求住家冀得幸彼獲此除卒無一日留資
則苦樂相乘無有已時曾不如屏去卷圖謝客愛欲
不留無所送迎得本分處不作是念有窮富相邪

書吳懷龍上

秘閣吳懷龍定爲神品攷之畫錄則懷第在能品而
傳古過之一等崇寧二年太清樓見懷龍水圖與世
所見龍異甚猪首驢形肉鱗畏鬣垂髮下青其長數

尺角勢彎曲有歧其上擎空據虛搏雲而起頭有物如博山形是名尺木龍無尺木不能昇天此畫有之宜評畫者不得知也明年冬上遣使就閣取入并閣立本二十八宿除徐熙海棠黃居寀花竹留禁中餘畫還之同舍郎王案先是摸寫成圖屬余書其事以記

御府吳淮龍秘閣評定因書

謝赫閱秘閣所藏畫獨愛曹不興畫龍以謂龍首若見真龍然不興遺墨不傳久矣不知赫於此畫何以

廣川畫跋卷二

六

論其真邪雖然觀物者莫先窮理理有在者可盡察不必求於形似之間也龍神畜也不可測度非以其威靈震露愴警羣類者有以聳動觀聽其如天矯蟠屈勢疾風雨猶眩轉晃曜移人目識其得於神解者也霸史韓熙載嘗有持畫求售爲鄰人所得翌日鬻於釜中水勢浪涌雲蒸沸鬱有二物若龍一作懶狀穿

屋而出驗之則吳淮所畫龍也今畫錄目爲吳懷而前秘閣所上帳目誤矣今御府所出乃作吳懷相傳失也當爲吳淮蓋畫錄承誤并與其名改宜以熙載

所記爲證

書李端慤收唐畫乞巧圖

此圖眾傳爲唐畫初無可考信惟以衣服冠冕非國朝舊制以是知之書其後者或謂吳道子周昉所爲余不能考也然知其爲善本者筆省意足面容別出雖旁邪鄉背睨顧頓說態各有異而對語離立招應指令皆有意若相領者此畫者所難也李侯亦不言其爲何人畫初不攷其歲月第以其先世所喜因善蓄藏客或謂爲吳生爲周氏余不能信也李侯世謂隴西大門而累致位公卿其豪聲貴勢足以號召使人隨之雖畜敝帚而見謂千金人且信之况世又未必能知畫而善別之也其論乃出於此其與世俗論畫依評錄而強配以名者異也

書宮本乞巧圖

余旣爲李氏書乞巧圖明年閱秘閣書畫得丁晉公沒入乞巧圖四幅書曰王藹製藹有能名世謂神品閣下新定止入能品然畫甚有筆力而爲人物狀深得圓成法與今世之畫者異矣其遂進而品於張吳

顧陸非也圖所見大致與李氏所收相類多有散香粉舖地及散花空中者又其上畫天漢白氣光輝又有五色雲其下望拜如行宮儀此其異者後檢周處記乃知其畫不妄作處謂守者咸懷私願見天漢中有奕奕正白氣有光耀五色然則其說皆出處之記也夫畫工以技藝取售求說世俗以期易入惟恐其異不見要於世也今乃能以書爲證不與世俗合則非庸人竄名丹墨者儒館舊學陋矣未嘗攷知此畫有據爲之方且訾論詆譏其失可不爲藹之徒嗚噓

而易哉

書程文簡公所收鷓鴣圖

程氏世收古鷓鴣圖文簡嘗喜其神俊迅發謂毛色有異處乃書其上紹聖二年其孫章嘗出示余因攷其說鷓鴣本名鶻其類有角鷓鴣崖鷓鴣木鷓鴣土鷓鴣其色之別則有駁胷素練青毛黑背赤唐白唐一變爲鵝再變爲鷓鴣帶黑帶黃帶白各以其年得之然未有淺白其毛而環端以朱若桃花開時或疑爲異鳥也因質前說得隋李暮石門山獲巨鷓鴣臆腹之毛純白而桃花

色橫理間之翅以淺白其周緣以朱色狀如烏腦爪
觜本白末紫脛黃如金色豈此圖得於是邪

書牧羊圖

牧羊圖本曾魯公子紆以鼻沒入秘閣畫羊皆異獸
狀如墳墓間蹲羊伏獸牧者羽服道士初未有賞者
以是不入校錄明年少監羅疇始令工者就裝軸列
畫錄中司舍方會畀工圖之既成三月有詔取入留
禁中或疑其名余曰此金華牧羊兒也昔初平牧羊
道士見之將入石室四十餘年其兒索得問羊何在
曰山東兒往視之但見白石平乃往言咄咄羊起於
是白石皆起成羊眾曰然請余書之

書劉唐允拂林圖

拂林圖其傳自唐有之因安息使朝貢俾畫其像留
有與王會圖異者拂林在唐不至中國則其事不可
攷也今畫圖衣服制如突厥宮殿柱皆水精旌旗如
漢制度其人類中國悉白衣戴白氎巾設氍毹毳毼
蜀帳之屬婦人皆衣胡紱紉紋雜錦戴金花步搖綴
以木難青珠樂有琵琶笙簫鼓吹舞垂長袖曳地其

技有額上爲炎燼手中作江湖舉足而珠玉侈開口
則旛旄亂出此其爲世所傳其事或可信也攷之杜
環經行紀拂林在苦國西隔山數千里一名犁鞞其
人顏色白婦人皆服珠錦好飲酒尙乾餅善織絡琉
璃妙者天下莫比在漢晉嘗至中國前史或名拂木
林亦名拂菻外國圖以爲其人長一丈至丈六尺此
其異也常聞何國城樓北壁畫華夏天子西壁則畫
波斯拂菻力甚反東壁則畫突厥婆羅門豈安息使人
得之何國圖而能遂傳至中夏邪

廣川畫跋卷二

十

書常山甫畫像後

常山甫世謂神仙唐人稱其與陶貞白同壇受籙亦
莫得而攷也其後死長慶中江西觀察司王仲舒謂
山甫老病而死無少異於人者後人猶圖像以傳則
人之惑於神仙甚哉初山甫以石硫黃濟人嗜欲人
多暴死利其快速不顧後有害也神農藥錄謂有毒
而扁鵲方書獨謂無毒仙經以爲可以長生此疑世
人蔽於方家所說至其暴死猶以爲服之未至也李
虛中可戒矣今世之尙尤甚昔時其可易曉也攷之

書傳石硫黃本出說般南界火山山旁石皆焦谿流地數十里乃凝堅人取爲藥謂石硫黃今方書皆謂出東海火山陶貞白謂出箕山又謂出扶南林邑如雞子出殼名崑崙黃今人所用不求於古其色理氣臭異於說般所出者而人競食之不攷於書然則後世以藥死者宜其尤眾也

說般一本作說舡

勸書圖

此畫舊傳顧虎頭而畫錄不具世有疑者或曰凡物以名求者常蔽於實觀畫者如口察味甘酸辛苦自

廣川畫跋卷二

十一

以實得此事

一作可

異而惑邪虎頭筆墨今人不復見

雖有其錄可求者亦莫察其真僞特以其後世不可及故貴之而畫錄乃出自後人采綴又未必能盡當時所見世人何必信耳而不信目以自蔽哉然畫手簡古筆力圓成寔隆色理旁直向背形生意隱顯至與塑工爭勝不似筆墨中來至於神明頓發意態隨出顧非畫入三昧不能造此地縱非虎頭當亦是其流品爾跋畫者作義寧二年十一月洛州太守贊皇公文房今以隋唐書參校則此年五月唐受命改元

四年然後舉東都始改豫爲洛與此皆異以大業雜
記河洛記武德起居錄攷之洛州其初石季龍分州
七郡建於河南之河東義寧元年以弘農爲洛州竇
軌爲其守進封贊皇公則此當時爲竇軌書也唐武
德改爲是年六月則洛州不應尙用隋號今考劉仁
軌書其年十月二日猶作義寧則當時隋之臣子亦
有以此自列者江淮間書記至稱大業十五年則此
與用漢代臘以自見何異故箕子於武王亦稱記一作
禮者商禮也然義寧雖隋恭帝所建而義旗之所假
立雖稱爲唐當時如此者眾矣

擊壤圖

觀漢文景時老者嬉戲於市如兒童便知陶唐之民
擊壤而歌不知帝力可以見也畫雖出於唐中世然
在一時爲名手意釋心放皞皞如也真得堯風者邪
老人眾列依衢道執土缶而歌之則非本出也昔堯
以麋貉置缶而古傳曰土無缶曰壤凡言地則以平
斷之豈當有缶而名壤哉嵇康曰壤父年五十而擊
壤於道中觀者曰大哉帝之德曰吾日出而作日入

而息鑿飲耕食帝何德於我逸士傳記堯時有壤父擊於康衢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是堯嘗至康罍而遇之乎藝經謂擊壤古戲此自當不論樂節蓋人得爲之興於頌聲以見治平則畫者宜知也壤之制以木前廣後銳長尺三四寸其形如履臘節僮少爲戲畫出一時不知攷於古典雖然禮亡久矣學士大夫猶習其名而不曉其制可責畫工繪師而求不失古制邪

書沒骨花圖

廣川畫跋卷三

三

沈存中言徐熙之子崇嗣剞造新意畫花不墨卷直疊色漬染當時號沒骨花以傾黃居寀父子余嘗見駙馬都尉王詵所收徐崇嗣沒骨花圖其花則草芍藥也自其破萼散葉蓓蕾露葉以至離披格側皆寫其花始終盛衰如此其他見崇嗣畫花不一皆不名沒骨花也唐鄭處著胡本草記芍藥一名沒骨花今王晉卿所收獨名沒骨花然則存中所論豈因此圖而得之邪

書滕王蛺蝶圖

李祥家收蛺蝶圖書王建詩其上畫本爛熳無完處
粉殘墨脫僅可識者此殆唐人臨摹非眞滕王畫也
歐陽文忠公嘗謂非建詩亦不知滕王元嬰爲善於
畫唐史稱元嬰善畫故云今考於書湛然亦嘗封滕
王善花鳥蜂蝶貞元四年嘗任殿監曾以畫進其說
蜂蝶飛去亦增異矣建正當時人其言官中事亦當
時所傳也湛然蝶有大海眼小海眼江夏班村里來
菜花子等甚異今此圖可以區處得之將亦當時傳
摹尤得其眞者邪

廣川畫跋卷三

十四

爲陳伯玉書別本地獄變後

以妙藥王拔出雪山毒草此自性中一事何必論於
上下趣邪若以十二因緣能壞故業便知是更無此
報但初根者觀一地獄乃至一百三十六所見果受
報一一地獄有種種苦若觀地獄已復觀人天所有
諸苦如是眾苦皆從煩惱業因緣生世人知地獄苦
趣而不知人天見五相時猶有大苦是則見梵天樂
者不知身光有盡是得手足相而忘頭目者也伯玉
能拔出煩惱障超輪迴地知空中無相不留鳥跡不

應觀此而滯念將得內因者不忘外異哉且問諸聖說時立知見不要須會取說權教意莫著本見

織女圖

此圖與他本小異然用筆圓成得簡要趣非度遠摹近校丹墨者能之也前此書者或疑爲浮查事今攷其意殆見意矣夫以電帔雲冠類道者服乘雲而上其下瞻望拱手敘意勤至更無浮查銀河此豈嚴莊所知者邪因書其後曰桂陽圖不著其說乃告陳伯玉曰桂陽城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間它日謂其弟子曰七日織女渡河諸仙悉還宮吾嚮被召不得停與爾別矣吾去後三年當還此圖正記是爾它日有疑余說者當以此告之

書徐熙牡丹圖

世之評畫者曰妙於生意能不失真如此矣是能盡其技嘗問如何是當處生意曰殆謂自然其間自然則曰不能異真者斯得之矣且觀天地生物特一氣運化爾其功用妙移與物有宜莫知爲之者故能成於自然今畫者信妙矣方且暈形布色求物比之似

而効之 序以成者皆人力之後先也豈能以合於
自然者哉徐熙作花則與常工異矣其謂可亂本失
眞者非也若葉有鄉背花有低昂氤氳相成發爲餘
暉而花光艷逸曄曄灼灼使人目識眩耀以此僅若
生意可也趙昌畫花妙於設色比熙畫更無生理殆
若女工綉屏障者

廣川畫跋卷之四

舞馬圖

舞馬圖唐人所作也其爲馬異於今者眾矣或角或距朱尾白鬣蓋所用於舞者其馬果有異邪唐記千秋節令馬舞於勤政樓下故張說有聖代昇平樂千秋萬歲樂等曲當時歌曰試聽紫騮歌白府如何驟驥舞華陽上旣幸蜀馬散人間田承嗣內之廐下它日樂作軍中馬舞櫪上以爲不祥殺之然唐之爲戲尙矣余聞大樂之野夏后啓於此舞九代馬宋膺異物志大宛馬或有解人語及知音舞與鼓節相應宋大明五年吐谷渾拾寅獻舞馬故謝莊謂肆夏已升采薺音旣薦始裴回而龍俛終沃若而鸞盼則馬舞應樂自古有之豈獨唐世之所爲哉畫者特以記其所見爾

別書韋偃畫驢

韋偃戲作驢羣圖法善寺諸盧惡之豈以配馬而爲之邪觀杜子美詩則松石人馬皆其所能故以畫名於今偃之餘畫殆絕矣惟以此名世然遠岸長阪叢

林灌木筆力有餘而景象不窮知偃之能也觀其草
柔氣調放牧時出煙雨漲空縈流細帶邀嬉以適奔
蹏自逸齧草者並驅赴流者爭趨立者睚眦臥者于
愉嗅地若無營笑天若無拘鳴聲之宏亦若有聽者
而自居彼藏彥者將逐其後而求之謂夫聰敏寬詳
高直遠暢以爲厯無定主者將五百歲而仙邪豈願
帶胄而爲衛運糧而成功備法駕於後宮求厚眷於
耀靈殿中者乎將自號以山公強令僕一作雖令僕因之有
不受也豈求於宮亭侯之爵而樂桐廬之封哉雖世
充之大建德之小且無往而非適也求偃之畫者當
得於此意然後示之

杜子美騎驢圖

杜子美放於酒者也順性所安不束禮法眦睨天地
間盱衡而傲王侯彼旣逃於天絆矣豈人得而羈絡
之邪者當乘驢歷市望旗亭逐麴車舖糟食醪敬傾
頓委其子捉轡持之吾意其當在長安而旅食時也
不然蹲踏權門無所傾倒將尋諸孫而食乎或者借
乎東家方自力而朝天邪至若掉轡放策踢鞞解鞅

宜乎偃蹇扑覆青脊一作脊目視矇矓口玃呿吟垂涎

下液瘦漸凜凜猶且想於跨銀鞍而傍險將以託死
生於空闊哉乘既不知果騎射而可倚而能不忘少
壯時邪則其淪落於瞿唐之石而不戒死生驚懼不
入其胸中者邪吾以自知其然也

書王仲千收南唐猩猩圖

酈善長說猩猩形如猿人而身有黃毛姿顏端正善
學人語今考於圖信猿形矣而毛色黝黝則與此說
異然猿亦有色黃黎者恐猩猩其類亦二色圖與說

廣川畫跋卷四

各據其一不足疑也昔阮研使清谿見邑人說猩猩
好酒及履獵人置酒山谷常行路百數為羣知人設
張取之乃呼其父祖名而詈曰奴欲殺我舍爾去也
復還試飲不覺大醉無一得脫禽者將烹之索其肥
者乃自推擇泣而相遣此則嶺蜀人用之以為餌非
有貴於朱罽也後人論猩猩者其說皆出王綱此事
天下既信其說久矣余未親見而察之姑紀其說

書玄奘取經圖

佛以常樂清淨為本空其在四等果位十地因名同

入妙明自絕義路若由初地攝心過差別見則爲世
法王發大音聲作大因緣開眾生一切疑誤立言垂
教爲標目指使人得津梁豈廢人天所由道邪若作
是見便以言句求者終不得本來性法是執指而不
釋者也故諸聖歸滅由蹤惟恐畱轍迹於世不得解
者故曰聖人無迹故無敝則求性空者雖無佛可也
眾生根地不同故立經法之教自梵經入中國五百
年而教始備然譯釋或失法意夷夏異音不得正處
故立獎自五天竺得經六百五十七西京翻經院嘗

廣川畫跋卷四

四

寫玄奘游西域路道所經此圖豈傳是邪玄奘陳氏
偃師人嘗至雲窩方取經西域庭栢西指凡十七年
一日栢枝復東指其徒知師歸當時謂負經東來常
有雲若華蓋狀所至四人廢業此畫皆不及之將不
得盡傳邪昔神瑞中僧法顯嘗至天竺其後惠生繼
之得經七十部而朱士行又自于闐得般若九十章
經旣備矣然今般若經分八會其四則獎所譯也豈
前世所得而遂不傳於唐奘等別得旨意而傳之邪

吳江秋老霜乾木脫水葵岸菰縈絲帶水其時舉網
出鱸黑文白鱗宜騷人行子去國千里起江湖浩渺
之思後世知江東步兵者求之於此則是也今圖季
鷹擢扁舟下網取魚酌酒楓林下蓼雨蘋風白鷗出
沒有以明防前以智慮後以意得其趣者不待論晉
室之故知采南山蕨飲三江水者非其本志也

書二祖調心圖

師子尊者得佛心印三十四年入游戲三昧與一世
爲俳諧而不求道相獻笑者也故入酒家肆與過屠

廣川畫跋卷四

五

者門也其在梵宮法苑果有異哉世不知者謂其混
跡韜光與世爲街談廝役將以信其果也豈知道之
所假不立知見孰爲麓言細語妙行穢迹謂有異見
相邪書傳阿育出時有僧問爲樗蒲聲伎知那尊者
行處夜入酒家果爲非道者哉

書常彥輔祇神像

元祐八年七月常君彥輔就開寶寺之文殊院遇寒
熱疾大懼不良及夜禱于祇神祠明日良愈乃祀于
庭又圖像歸事之屬某書且使世知神之休也祇祠

世所以奉胡神也其相希異卽經所謂摩醯首羅有大神威普救一切苦能攝伏四方以衛佛法當隋之初其法始至中夏立祠頒政坊常有羣胡奉事聚火祝詛奇幻變恠至有出腹決腸吞火蹈刃故下俚庸人就以詛誓取爲信重唐祠令有薩寶府官主司又有胡祝以贊於禮事其制甚重在當時爲顯祠今君以禱獲應旣應則祠旣祠則又使文傳其禮至矣與得悉唐國順大蜀賓同號胡神者則有別也河南立德坊及南市西坊有胡祇神廟每年商胡祈福夷士女烹宰鼓樂酬之神後募一胡人爲祇主取一刀刺腹又出

廣州畫跋卷四

六

背亂攪腹肚流血食頃噴水祝之平復如初涼州祇主以利刃從額釘之直至腋下卽出身輕若飛須臾數百里至西祇神前舞一曲卻至舊祇所乃爲拔釘一无所損段成式曰俱德建國烏泮河中難派中有火祇相傳神本波斯國王築神通來此常見靈異因立祠內无像於大屋置立大小爐舍檐鄉西又東祠有銅馬國人言自天下大食不信入祇祠將壞之忽火燒其兵遂止

書蔡君安展子虔馬

展子虔作立馬而有走勢其爲臥馬則有騰驤起躍勢若不可掩覆也不知觀者曾求得於此乎世言伯樂善相馬弟子九方臯得其妙解謂可語真馬馬之真者將以有而爲之其趣僞矣則其謂牡而黃者是

求人見而有知者也不可謂已盡伯樂術矣立說者於此亦有分也豈可不求其趣復謂方臯到伯樂地哉能知此者曹將軍將軍去展子虔其間亦自是一地矣長安薛翁相馬得一種妙明其取駿馬而入市去來人不見也此豈若滅若沒若亡其一而見者不及視邪且謂馬至於此可復有牝牡驪黃辨哉則凡立於前而論者百體具者果駑駘者也

書蒲永昇畫水後

畫水欲得平漫若如擘絮斷綿便是風卷皺文又欲

廣川畫跋卷四

七

迅快不知放蕩瀉下流往往翻成沸湯要之自緩急不若是也古人論水謂下筆多狂文者不知水脈者也若無片浪高低便不成水是坎水匯滯而停者爾今之畫工能無此患哉程德孺出蒲永昇畫水并東坡所評請證余說然此公所許無得而議者試舉爲活水處尋其經流迴迴而求其脈絡相尋而縈系而下者子有見於此乎

書李營丘山水圖

謝赫言畫者寫真最難而顧凱之則以爲都在點睛

處故謂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爾世人論畫都失古人意不知山水草木蟲魚鳥獸都非其真者邪苟失形似便是畫虎而狗者可謂得其真哉營丘李咸熙士流清放者也故於畫妙入三昧至於無蹊轍可求亦不知下筆處故能無蓬塊氣其絕人處不在得真形山水木石煙霞嵐霧間其天機之動陽開陰闔迅發警絕世不得而知也故曰氣生於筆遺於像夫爲畫而至相忘畫者是其形之適哉非得於妙解者未有此者也

右二則他本失

廣川畫跋卷四

八

閻立本渭橋圖

渭橋圖漢受呼韓邪朝正月於渭上者也紹聖三年印仲恭出其圖且訝其畫長闊遠近或不可料至芙蓉李杏雜見一時人馬屋木全失形似大不與今世畫工所見相類此其理何哉余曰世之論畫謂其形似也若謂形似長說假畫非有得於真象者也若謂得其神明造其縣解自當脫去轍迹豈媿紅配綠求眾後摹寫卷界而爲之邪畫至於此是解衣槃礴不能偃偃而逮於庭矣恐世人未能以此求其下筆時

也立本世以畫顯當在荊州時得張僧繇畫初猶未
解曰定虛得名耳明日又往曰猶是近代妙手明日
又往曰名下定無虛士十日不能去寢臥其下對之
夫畫至於去轍迹者其難信如此後人畫未能辨筆
畫而學不知形象所主見解又非得若立本極其功
用至於論畫一望而縣斷是非得失者妄也但恐世
之所論非真得詣絕而不畱者當是平平者耳若在
四五間者猶可淺意求之其過於什一者果可辨其
真偽哉若謂出於一二而得非數者恐非立本不能

言也

書阿房宮圖

宣徽南院使馮當世得阿房宮圖見謂絕藝紹聖三
年其子翊官河朔攜以示余考之此殆唐世善工所
傳不知其經意致思還自有所出哉將發於心匠者
能自到前人規矩地邪然結搆密緻善於位置屋木
石甍皆有尺度可求無毫髮遺恨處信全於技者也
按始皇帝以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豐鎬之間帝
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作前殿阿房

東西四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南山之嶺以爲閣爲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太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三秦記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相連帷帳鐘鼓不移而具天下以其作宮阿房然阿房今梵語有之蓋當周末人言也故名如此逮二世時詔謂先帝爲咸陽朝廷小故營阿房宮爲室未就於是復作阿房夫秦以再世事此宮極天下之力成之其制作恢崇踞庶宜後世之侈靡未有及之者此圖雖極工力終不能備寫其制至於圍遶驪山架谷陵虛上下相連重屋數十相爲掩覆與史所書異矣此疑其爲後宮游幸者也杜牧賦阿房二川溶溶流入宮墻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曼回鉤心鬪角釘頭鱗鱗瓦縫參差與此圖相合彷彿可以見也豈牧得見圖像而賦之耶

書李成畫營丘圖

望之舊國都者暢然增重彼知求其本心者能得其未嘗離者乎見之眞城社者悲心更微彼知失其本

心者能及一作反其未常喪者乎二者其於得失有辨

矣而迷妄相朦不知解時求心之本原已失當處而不知求復其初今人知重暢然者失於真見微悲心者得於疑見時其有此累邪李咸熙作營丘山水圖寫像賦景得其全勝溪山縈帶林屋映蔽烟雲出沒求其圖者可以知其處也余去國十年矣官繫乎朝不得歸每升高東顧想在家山而神馳意到自有見聞竇想旣悟而悲悼隨之及觀正夫所示圖直得鄉路矣反若不敢識者亦似失其悲心者矣咸熙畫手

廣川畫跋卷四

十一

似絕今世共知之至營丘之寓於畫者余獨知之它日恐不能盡識也敢問主者長河千里應無斷處願借竹葉浮之上游當泛而下無所疑阻吾從此去矣

書戴嵩畫牛

戴嵩畫牛得其性於盡處畫錄至謂牛與牧童貼一作點

景見牛脣鼻相連余見嵩畫至多求其如畫錄所說後同睛圓明對照見形容著目中至飲流赴水則浮

無有也且牛與童子之形其大小可知矣眸子貼墨不過僅如脫穀被安能更復作人牛形邪嵩畫牛不

過妙於形似非有它異至於鼻上故作潤澤它畫者思之不得其術相趨之竟不能效然又不可便按此爲嵩絕藝嵩非工人本土子仕爲浙西推官韓滉從之受其法

書賀監歸越圖

歸越圖唐王松所記天寶二年知章以老求入道歸鄉里詔許之皇太子諸王就辭於第以拜羣臣賦詩上製序所司供帳百職餞宴祖西都門外觀者錯聚爲一時異事此圖彷彿見之知章一代異人天機卓

廣川畫跋卷四

十一

絕不入名法轍迹而放意縱適超詣縣解無通一作道

心蓬塊至於風情所寄託於言旨則妙絕玄奧浩浩乎放乎南溟不知其津涯所際也當時所見者知晚年尤縱誕無復規檢極飲狂肆豈知道假顛頡者亦自有本來制度哉元和己亥知章已百餘年矣往來會稽武夷吳興山水間以藥爲市人賴以濟祖貫常於天台授其斷穀丹經其論有理非常時道家流所及說也貫得其術九十六年而言知章猶在世間然則誠得仙矣世俗豈能識之夫天之君子則處世者

或以爲非惟超出世俗者然後爲能獨至于天而自
畸於人鄉使世習之理小每行之則拘於一世矣豈
能超出一世而自極所至哉論知章者何其每下而
不得也史謂年八十六自號四明狂客至鏡湖踰年
以卒故唐有詔贈兵部尙書制存若是則順世委化
嘗從世俗以終矣其搏化而仙當時不能深知也

書曹將軍照夜白圖

論天下之馬者不於形骨毛色中求彼得其百體者
若搏執絆羈不可離者也且將以形容骨相而求畫

廣川畫跋卷四

十三

吾知天下無馬矣況若得若喪其一而見之恍忽難
窮哉觀者不能進智於此也謂畫者能之將託之神
遇而得其妙解者邪曹霸得此誠相馬也放乎技矣
彼以無託於外者或未始見有也其守以形似而得
其骨相者果真馬乎照夜白玉花驄此良馬也可以
形容毛骨求也於良馬而論形似者其神遁矣其得
於蘭筋初成肉翅已就此千里馬也神駒天馬有常
形其異者角相翅力赭流吻下血出膊中霸皆不及
也是真有意於馬乎夫能忘心於馬無見馬之累形

盡倏忽若滅若沒成象已具寓之胸中將逐逐而
不知所制則騰驤而上景入縑帛初不自覺而馬或
見前者眞馬也若放乎象者豈復有馬哉

邊鸞畫華

邊鸞作牡丹圖而其下爲人畜小大六七相戲狀妙
於得意世推鸞絕筆于此矣然花色紅深若浥露疏
風光色艷發披哆一作多而潔一作色燥不失潤澤凝之
則一作凝結信設色有異也沈存中言有辨日中花
者若威蕤倒下而猫目睛中有豎線世且信之此特

廣川畫跋卷四

十四

見段成式說爾目睛豎線點畫殆難見矣然花色委
委便絕生意畫者不宜爲此也鸞名最顯而於猫睛
中不能爲豎線想餘工決不能然

雄雞斷尾圖

王子朝有寵伯益將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
尾說者謂假以自見實惡其爲人犧者圖取狀類謂
眞有是或詆其說乃謂圖者又假以見意則所假以
爲說者實矣余聞麝被逐則自抉其臍猩猩被執則
齧其膚蚶蚶取膽者或不死見人則示其創處翠碧

人罔得之不急取則斷其羽毛凡物憚其爲世用者其慮皆知出此然不若雄雞先患而預圖之故能免其身累則得其適郊而見斷尾亦何異哉後世求犧者不爲全羽故雞不自知其全矣則世不復見雞斷尾者無恠疑此也大業中作羽儀毛筆盡矣烏程人入山採捕鶴巢大木欲取之不能上因操斧伐樹鶴恐殺其子乃翦拔其毛放下得者合用乃不伐樹此與漚舞不下者可以累求也

吳王斫膾圖

廣川畫跋卷四

十五

吳地東南

一作南北

據江其東臨海世號澤國水鄉重魚

弃肉其俗然也吳人言曰上池宜於君王下池宜於

臣畜三年其利可以致千萬其祝上得萬東下得千

斛乃在一魚今畫者之意不涉江湖取於殿庭其知

得魚尙矣汲水引縉連之得鱸

一作鱖後同

魚歸

一作滿後同

前饗人膾之獻於王羣臣列官以次受食謂吳王斫

膾圖昔介象吳王其於國也與王共論鱸魚乃於殿

庭作坎汲水歸之并求釣象起餌須臾得鱸魚乃使

厨人饌膾均及從臣卽此圖是也博物志言吳王嘗

奔餘膾江中至今吳江有魚如斷膾者其名爲膾餘則吳王斫膾其傳久矣

秦王進餅圖

王商作進餅圖世疑其說余考之吳均集昔義熙中劉裕取長安得姚泓時故太官丞程季公曰今者之食何者爲先季曰仲秋御景一作錦御離蟬欲靜燮燮曉風淒淒夜冷臣當此景惟能說餅公曰善季乃稱曰安定噎鳩之麥洛陽董德之礪河東長谷之蒸隴西一作舐一作背之犢枹罕赤隨之羊張掖北門之菽然以

廣川畫跋卷四

十六

銀屑煎以金鈔洞庭負霜之橘仇池連蒂之椒調以濟北之鹽割以新豐之雞細如華山之玉屑白如梁甫之銀泥既聞香而口悶一作悶亦見色而心迷則進餅之善於此稱矣其曰秦王者姚興也興二世竊有關中國號大秦宜其況之以此

書胡瓌番馬圖

今縣鬣刷尾具百體而陳丹青不可謂非馬也齧草飲水相嚙而分蹠本有真性畫者或不盡於此則得其似馬者耳此與塗駒銅驥果有異邪冀北多馬自

昔幽并皆其土幽并地北數十里截入胡中而全燕
盡爲虜地則馬良而健決其氣然也今畫者知番馬
與中國本異而不得其說唯胡瓌可以馬校之瓌爲
番馬小作駿鞞大作駢駿胡瓌此馬形似不差其羣
類而色別與逐驚風而捕日腳皆得盡其性近世張
戡作番馬蓋以中國之馬犁鼻裂耳爲之是戡特見
今幽州境上馬如此不知本中國之良似於虜者隨
其形爾非眞番馬也

廣川畫跋卷之五

素法師行化圖

佛法以乞食爲身計以廣施爲利益以普救人爲方便莊嚴麗飾雖有爲功德然與一切爲緣者所以不廢也素禪師事智者禪師不事威儀而能建立一切功用世敬奉其教故畫工得傳其像以警發流俗況畫出唐名手此宜其傳也師本暨氏名法素餘杭人智禪師謂曰汝過去生事脩不妄語戒今生發語人多信者宜爲一切種作福田所生之處佛事興隆施

廣川畫跋卷五

一

予山積觀此則不待與螻蟻結緣矣豈求其有廣長舌邪

畱瓜圖

祕閣收丁晉公籍入畫有樓觀脩曲與廳事房序相接類官府狀廳之前楹得棋上置瓜不書其事帳目但曰摘瓜圖余視之此古畱瓜圖也唐人嘗圖於刺史治事以戒多取故也昔蘇瓊爲清河守趙隸送新瓜一雙瓊受之置于廳事梁上人有貢新果者至門知瓜猶在而去竟以清德列爲尤異昔人爲此圖者

將疾貪墨掎剝之政以著世戒者耶而後世至不知此事欲使垂勸不亦難乎方晉公收畫時不知爲何名取之當時清德少貶疑亦不知其所謂也

書傳古龍後

傳古以畫龍名評者列於吳懷上世謂傳古嘗遇真龍而畫盡得其形似故妙於生意唐貞元中青龍鬪死於徐州其長纜入尺尾半之尾端褊薄鱗尾如大魚顛長二丈其本赤膜曼之角長二尺無歧出腹下光白鉏鋸此龍也嘗見懷畫少類而傳古畫不甚近

廣川畫跋卷五

二

也將龍變化不測其形體固不一哉自豢龍廢官龍去人遠世遂不知矣然論者猶異說况畫者所爲也

清夜游西園圖

王逸少蘭亭世稱筆墨詣絕唐諸子翻搨其書至眾逮今蘭亭真本不見傳於世者皆臨摹之遺也然世猶以此書至矣豈典刑未泯蹈規循矩可以移奪之故自有佳致哉觀鄭彥莊所得西園圖此殆善於摹搨爲工者不知其取自何年而粉丹皆盡惟卷墨僅可見筆墨奇古擺脫俗韻其在人物態度猶是當時

風流氣習可以想見顧後世畫工筆力不能到也顧長康初以曹子建詩營此圖在梁朝入錄爲第一逮唐褚河南得之後入張惟素家至弘請一作靖進入其後崔潭竊出張周封得之又爲王庶人所藏涯亡此畫入民居郭承嘏以重金購得之而令狐楚復得以進唐末兵亂遂失所在非賴摹傳將遂泯滅無見也

二十八宿眞形圖

祕閣所藏五星二十八宿眞形圖唐閣立本畫五星獨有金火土二十八宿存者十三餘亡失疑守藏吏

廣川畫跋卷五

三

盜易於外常見畢文簡公家所收與此同蘇舜欽書其後比此完具知其爲搨本也道藏傳五曜圖金女形火爲童子形木爲帝王形土爲老人形而此畫金形若美女兩鬢如羽翼乘飛鳳而翔洋土爲道人不知何据經說昂形如剃一作梯畢形如芝參形如婦人井如足跡鬼如沸一作佛胸柳如蚰張如瞿曇軫如人手房如纓絡心如大麥尾如蝎此畫皆異惟牛形如牛頭斗爲人形虛如鳥婁如馬與經相合不知經之所云如是矣而畫者又異於經果得言有据邪立本

以畫名世後人顧莫及其妙絕天下不當詰其所畫
是非

竹林七賢圖

晉阮籍嵇康劉伶一世異人不可羈絆山濤王戎從
之竹林下其志趣豈易量邪阮籍之笑與其哭於途
何意趣之不同也覽者得之

書王摩詰山水後

世言摩詰筆蹤措思參於造化而初意經圖卽有所
缺如山水平遠雲峯石色絕迹天機非繪者所及觀

廣川畫跋卷五

四

此圖便知古人之論爲得正使後之評者不能加此
余見世以畫名者無復生動氣象不過聚石爲山分
畫寫水又豈可以與論山光全在一作人家雲氣欲
生衣者邪

書李元本華木圖

樂天言畫無常工以似爲工畫之貴似豈其形似之
貴邪要不期於所以似者貴也今畫師卷墨設色摹
取形類見其似者踉蹌其處而喜矣則色以紅白青
紫華房萼莖藥葉以尖圓斜直雖尋常者猶不失曰

此爲日精此爲木芍藥至於百華異英皆按形得之
豈徒曰似之爲貴則知無心於畫者求於造化之先
凡賦形出象發於生意得之自然待其見於胸中者
若華若葉分布而出矣然後發之於外假之手而寄
色焉未嘗求其似者而託意也元本學畫於徐熙而
微覺用意求似者旣遁天機不若熙之進乎技

書陳誠甫雙龍後

龍生於水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小則化如蠶蠋欲大
則藏於天下欲上則陵於雲氣欲下則入於深泉變

廣川畫跋卷五

五

化無日上下無時故謂之神後世畫者聞爲恠險以
要異名有矣烏識所謂被五色而遊者邪周之時龍
去人未久當有知者後世畫者色理文章猶不能得
安知神靈哉

李祥天馬圖後

始漢得駒渥洼號神馬後得馬大宛號天馬來西極
今漢猶傳歌詩其言汗血則異非中國長見圖畫者
得此爲若之圖也太白謂背爲虎文頭有綠髮此果
有掘邪大宛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牝

馬置其下往往得之而吐大一作火羅頗犁山厓穴中

亦有神馬國人牧馬其側時得名駒皆汗血也方漢立貴人時蔡約歲獻馬二匹然大宛亦自重貴也隋西域記言大宛驪馬烏馬黃耳黃馬黑耳自與中國馬不異宋膺又謂馬有角長數寸魏興安中廬莫奚國獻名馬有一角狀如麟然則宋膺記不爲無所馮藉若以此求者則此圖亦未之攷也

書介葛盧圖

道人牛馱脩武人善作毛羽妙得物態其畫介葛盧

廣川畫跋卷五

六

來朝而知魯用三犧於一牛鄭子章得而有之謂馘絕筆于此可以貴也夫以祀天用犧其與犒軍勞師奚重以禮用牛其與屠膾而代豕羊其禍孰眾哉想其悲鳴哀怨求申於人不勝眾也列子曰東夷之國數數解六畜語者蓋偏智之所得夫中方之國得妙觀音故人於聽則專豈待偏智於東方之國哉楊翁偉乘蹇馬而田間馬鳴聲相應知晉轅中之駒也李南嘗乘赤馬逢白馬南去知白馬鳴者爲黃爲盲一作育者其子在後也二子皆中國人其知馬如此蓋聰

聽者察於音聲而得之豈待介葛盧論偏智哉

書陳中玉收桃華源圖

燕仲穆平生畫皆因所未見架空鑿虛隨意增損或問之則曰出人意者便失自然桃花源作洞穴寫林壑宮觀如見武陵山水惟黃聞道人則世疑之此蓋李衛公所謂黃尊師也嘗見顧逋翁求爲新亭監余要邈中百本而荆浩畫松檜至數万本不近然寓物寫形非天機深到取成於心者不可論也

書伯時縣雷山圖

廣川畫跋卷五

七

伯時於畫天得也嘗以筆墨爲遊戲不立寸度放情蕩意遇物則畫初不計其妍蚩得失至其成功則無毫髮遺恨此殆進技於道而天機自張者邪嘗作縣雷山圖遂盡其山林勝勢使人見圖如在其山中不假他求也嘗謂此山近延陵之茅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岳陳安世茅季偉常所游處昔許映妹玄構舍於此而往來茅嶺之澗室者將求終焉其後聞伯時至龍舒不起考其地蓋濤通潛山而衡岳之舊也今觀此圖疑伯時出入其間與郭氏爭勝可想而求也

書伯時馬圖

曹霸於馬誠進乎伎也然不能無見馬之累故馬見於前者而謹具百體此不能進於道者乎夫寒風相口史朝相頰要厲相目衛忌相鬣許鄙相睨投代褐相胷脅管青相贖肋陳悲相股脚秦牙相前贊臣相後皆天下之良工也能各見一體而不得相通足以稱世而伯樂能兼之也於馬無相曰若滅若沒若亡其一此得馬於倏忽變滅間而不留也相者誠知止矣而神視者獨未嘗得全馬也噫豈非眞得馬者邪

廣川畫跋卷五

八

伯時於馬蓋得相於十百者未必能得其無相者也余將問曰夫子於馬果能得其亡馬者哉若誠亡矣不留相也苟未能入於兩亡自有正於心者求之至於無所求而自得者吾知眞馬出矣

吳生畫護法神

諸佛於過去世振大法音作師子吼其破孽扶瞋如天鼓雷音裂山發地於是天龍鬼神各司其方咸出護持以左右法又嘗發大誓願願以救末法其考於經名在諸神不可勝數也吳生作護法神止存一象

以經考者知其非護佛而持法者也特護經而來爾
故不爲眾相而特以焉經爲相者也當元徽間法獻
自西方來得諸佛說法傳之震方有神伽藍毗羅
護持佛牙與其說偕東至宋而求及國獻卽圖其形
留之後入莊敬寺則吳子於畫蓋稽於經矣非知後
世繪工塑師於僧坊下冠冕相者豈止無所据邪

李慎徽秋雨圖

余嘗逮聞范蜀公言仁宗皇帝御極四十二年總覽
機衡垂意民隱弃咎除隱納之太和當時號登極治

廣川畫跋卷五

九

觀闔闔陰陽圖回萬徵與神合契不謀自成然左右
弼輔日進苦語危切上衷拯敝救失嘗若一日不勝
舉者此其君臣憂勞天下饗於逸樂逮今功德涵

養而不替也當嘉祐二年仲秋苦雨聖念憂勤德一作

濱州守臣李慎徽爲圖以進立禾生蛾垂禾出芒黍穠

腐黑木實臍腔土掩圖嘆曰陰陽失理以至是邪又

語近臣曰此禾頭生耳矣何以拯之當時相傳杜甫

詩言禾頭生耳恐一時所傳有誤今按吳興錄則謂

春雨甲子赤地千里夏雨甲子乘舟入市秋雨甲子

禾頭生耳聖學淹流稗說瑣語無不盡者此宜世有以記而史官不能傳甚可惜也慎徽圖今畱祕閣崇甯三年黃符摹其本屬余書其後因考其言繫之

武宗元畫天王圖

尙書郎武宗元重脩如幻得丹青等持入法海妙慧嘗爲持國天王昔申國公於洛師得之傳其子崇甯五年其孫彥輔持以示余其放墨飾采更無軌轍可求此殆不與筆墨爭勝故能脗合圓融同於予心放乎畫矣故遇物布象卽此心見至於威嚴毅烈而發

廣川畫跋卷五

十

於慈心怒性者則若可以形相察之此豈媿黃醅紫摹象前人以夸世俗者耶或曰天王持國其有異乎曰天有四方持國主司東方是頭賴吒以威神加哀摧滅魔怨得大總持故威寂威寂其相好如此頃見吳氏作四天王妙得法意其居西方毗婁勒又其在南方毗婁博叉至於北方是名毗沙門蓋毗沙以多聞稱博叉以非好報顯勒叉以免難成故其形容各以妙用自見不知乎此而爲畫者妄人也此可以妄昧自見惟得於深識者能之

此則他本失錄

書李定方繡佛後

李定方以何夷恬

新學文發新意

得難捉迦

自書

修入波羅

末陀

此云真諦

號蘇勿多羅

善子

乃噉毒箭為食而於無

爭三昧於是薩槃迦摩

樂欲

求因帝羅願

解脫

作路

伽卽他像

世尊

備惟位好

莊嚴

五色綯組作防那

女

繡裁

回鄉纂刺既成

歷下

李文叔耆沙

求勝

曰若以

勝相者設蘇樓沙

妙色

吹摩質咀利

此云

何要於商

多

寂定

室利

善女

求於鍼鋒之界邪定方以是善願

力成諸和會緣業成怖無以解以末茶叉羅

中書書名問

廣川畫跋卷五

十一

鞞瑟胘羅

居士

曰願作直林慈氏組文觀相恨無前

事余曰皇興繡佛釋迦文軀軀闊三丈以是書者可

識也自唐逮今為此既眾矣何遠疑也任道林曰天

宮佛塔繡佛幡經此自晉魏已行何為于今獨不可

為之齊永明四年八月庚申陳夫人敬因樂林寺比

丘釋寶願造繡無量壽佛尊像俾朝臣為贊縛文內

炳靈姿外溢此非其前事耶李士女為鄭一造繡阿

彌陀佛權德輿曰細針綴縷叶用五采青蓮白毫光

佛頤伸定方曰余此乎取之有成像矣願書其語以

謝淨土寺有後魏繡像軀闊三丈高下六十尺
題云文皇帝御畫釋迦像皇興四年八月繡

書李太白畫像

秋水為神春冰為質神鋒太雋逸氣震散蓋玉在璞
而流光金藏礦而著美凝脂點漆豈非神仙中人瑤
枝瓊樹自是風塵外物此蓋造化之元精合於渾淪
而不得藏者且將見有而示人吾何足以名之

書顏太師畫像後

魯公氣蓋一世其養於中者本以配義與道故能塞
乎天地之間而無歉也觀其目爛爛如巖下電氣飄

廣川畫跋卷五

十三

飄然若凌雲而直上節磔砢如萬丈松而不可以斤
斧尺墨度之至於胸中落落稱奇處有不可形見者
其游人間方且昂藏如軒上鶴豈宜跼蹙效轅下駒
邪想見拒祿山叱盧杞不屈李希烈時此其視一世
豈特以糞土哉至於氣完神定而不少撓雍容中節
而和適自若不待裂眦直髮而爭雄拔勝此豈燕子
所謂神勇者邪

王波利獻馬圖

祕閣帳有王波利獻馬圖畫入能品異等書曰漢武

帝王波利射於咸陽宮箭透山岳止定襄巨石上畫色雖脫而人馬山樹猶不減生意蓋妙於見形者也崇甯四年七月有詔取入監方會令工者摹其本以傳某按王波利本突厥降番貞觀中給使外班射獵馳逐以從其射信絕藝矣不宜畫者之夸而論之不抵也昔師子國獻白鷹帝命王波利於印山按之褒國公段志玄奪放之批波利頰口鼻皆血出此圖蓋唐人所爲而曰武帝者誤也

書宛對圖

廣川畫跋卷五

十三

此圖本出公習交喧求以驗罪實而發覆藏者也鏡光空出受形種種若殺若盜媼欲欺誣凡匿飾隱蔽能使人不窺者於此得之昔賈奕鼓刀趙業負門當司命過人時巨鏡經丈虛縣空中此但身中業對發爲光耀畫者不知謂眞設鏡者誤也范宏父曰使罪惡有記則無所事察如鏡光照處果無遁形則何用更逮未盡者下對驗獄邪曰常二習相陳故有鑑見照燭如於日中不能藏形則有惡反業鏡披露宿業非對驗時二習不見相於光中治一不二豈復有形

象者哉則火對者見於影事故不能不因習以假矣
若夫寶樹見天人景像娑羅樹中其殿如鏡見天人
果報撫垢鏡地見過見果此豈有待而見哉吾知二
習不作於此矣

關仝側作泰山圖爲王晉卿書

以匠石極巧以賁育極力或謂不能敗泰山之體吾
將假壽千歲令之操規矩舉繩墨挺千將而求正則
韓子亦知終身不得矣不可敗者體也其不可正者
勢也今觀此畫則且人敗之既正之矣且謂彼何施

廣川畫跋卷五

古

見巧而至邪吾嘗背泰山而西之導靈巖而東鄉則
雖與蹈其背脊可以坐而察之關仝於畫其有見於
此則亦何必舉墨索而游乎而下求其反而正哉世
人不知天下有自然者何往而不適邪乃謂極盛於
壽盡力於巧反泰山於筆下是韓之說也韓非曰利
莫長於簡
福莫久於安使匠者以千歲之壽採鉤椎視規矩而
正泰山賁育帶千將而齊乃民雖盡力於巧極盛於
壽泰山不正
民不能齊

跋吳道玄地獄變爲晁無咎書

經言地獄三曰形罪輕作人形其重畜形極苦無形

原半破處

世之所傳雖毒苦加至然皆經之謂形罪輕者也至畜形則世固未嘗論說所謂肉軒肉屏者宜天下所未知也吳生嘗畫西方變於淨土院壁其傳錄中如此又嘗寓之縑素得傳逮今然則自此畫行於世其見而懼者幾何人哉其視而不知改者亦不可計也唐人論謂畫地獄變謂唯子高獄稍如經說其苦具悉國人問者疑刑具亦必有意而傳者失也釋氏入中國且千歲此於世教有助其智慧具足者自能指教遺法超出四等果位至於鄙悖庸復猶

廣川畫跋卷五

十五

知畏縮不敢肆其兇虐其於屠脍魁炙或得反而入道則雖三世罪報一日俱盡得勇猛精進此豈道之善貸於物無棄者邪或曰嘗疑是道每於衰世則信力愈重其在盛時不顯于眾何哉曰世有大醫王操大藥術作大利濟法以期世用其勤力而爭趨者必呻吟痛苦而不得解也彼堅力强肢不侈疾苦將過其門而不顧此何可齊哉彼如玉仲宣陳元龍猶不知此養病以待其發其仰而呼天是亦太晚計也

跋韓幹馬後爲龍眠居士書

世傳韓幹凡作馬必考時日面方位然後定形骨毛
色大抵以馬爲火畜而南爲離方其色青驪驪駱如
皆一作以支干相加故得入妙又以爲其畫得馬之神

駿故能如是云夫移形索影寫照寓神自是奪物精
魄苟造其微得於玄解則物有寓者馬之凝於神者
其幾於是邪夫以刻鳶而飛爲像而行削胡僧而能
語作偃師歌而應律此其得於妙用者邪將神用之
而不知也畫獨不可至是哉方幹以畫名時遽有玄
冠朱衣者鬼使也願賜匹馬畫而焚之數日有揖而

廣川畫跋卷五

十六

謝者曰蒙惠得免山水跋涉之苦夫以一用之極通
於神者必物有託焉則以畫參於鬼者未足過異也

跋李夫人圖爲宗子大年書

李仲庶出漢武帝祭李夫人圖書曰唐大中二年七
月清溪道人製之其畫雖殘缺不完然甚有妙處筆
下直取意思自是作手清溪字畫書不載又載少君
事甚備蓋以香召致精鬼能使人彷彿見之其術蓋
曰暗海有潛英之石刻之爲人像神悟不異真人使
此石像往則夫人至矣因致樓船巨力千人齋不死

之藥乃之暗海得石以歸依圖刻像置之幙中如平生時少君曰此石毒可遠望不可逼也春石爲藥既飲則絕思夢矣觀此則假石以託於精氣使人迷於思夢者非有冤鬼可致也後之書徐肇事乃據放而爲之不知少君之術特能因人精思所移假於物而自託耳前有思其室於外者見其婦從道途來敘語如平時相處時久及歸則真見其妻矣而偕來者亡焉豈思慮所感因致物變者乎此不足異也

書燕龍圖寫蜀圖

廣川畫跋卷五

十七

山水在於位置其於遠近廣狹工者增減在其天機務得收斂眾景發之圖素惟不失自然使氣象全得無筆墨轍迹然後盡其妙故前人謂畫無真山活水豈此意也哉燕仲穆以畫自嬉而山水尤妙於真形然平生不妄落筆登臨探索遇物興懷胸中磊落自成邱壑至於意好已傳然後發之或自形象求之皆盡所見不能措思慮於其間自號能移景物隨畫故平生畫皆因所見爲之此固世人不能知縱復能知未必識其意也

書吳生畫驢

范魯公舊藏橫幅畫首末缺爛中圖羣驢跋者皆曰吳生客疑韋偃以此得名余意此圖全於生意固是名手若必曰某所爲則余不能知也唐人常說吳生嘗畫驢於僧壁夜起蹋碎其用具然吳生當優爲之矣

書舉子圖後

孫祖仁出古圖相示人物衣冠作唐人服爲舉子者七十八人列二隊是若相嘲謔指呼紛紜眾客不諭

廣川畫跋卷五

十八

祖仁曰此舊無名惟呼措大出隊請以名號識之余曰此殆昔朋甲圖也唐之士子中世最盛各以朋甲相爲敵者至有東西甲東呼西茫茫爲隊言無所知也開成後又有遇韋蜀甲注己甲又有四凶甲芳林十哲至此儒道衰矣是圖之設得無患此邪

書閻士良畫龍

世傳畫龍工者若吳淮傳古則常見之張僧繇曹不興馮紹政世未識焉今人畫龍形狀甚近君所畫奇刷恠詭果何据也淮南子曰今畫龍首不知爲何獸

也君此畫甚異豈龍形狀果若獸邪余家以豢龍得
氏子孫尙不識形肖惟畫者所爲可不自知愧哉李
紳謂目識者寡故工得以詭亂形狀神其變化然則
爲此圖者所謂不隨流俗者也

廣川畫跋卷之五

廣川畫跋卷五

十九

此圖善也酷不製齋谷書也

此畫善也工書以能論紙想其變也

此畫善也工書以能論紙想其變也

此畫善也工書以能論紙想其變也

廣川畫跋卷之六

書輞川圖後

輞川集總田園所爲詩分序先後可以意得其處古傳輞水如車縛頭因以得名維自罷官居輞口者十年日與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此圖像想見之然詩有南垞北垞華子岡欵湖竹里館茱萸泝辛夷隲此畫頗失其舊當依其說改定其後維舍此地爲浮圖居今清原寺是也

書盧鴻草堂圖

廣川畫跋卷六

一

盧浩然在開元中嘗賜隱居服官爲營草堂逮還山乃廣其學廬聚徒肄業其居之室號甯極則取所謂深根而反一者也鴻嘗自圖其居以見世共傳之其本嘗在段成式家當時號山林勝絕不知逮今存不高希中嘗出此圖考之古本則樾館等而已無甯極者又景物增多致多煩碎此後人追想勝槩而浪爲之者也

書別本草堂圖

此圖本段鄒平公所收還

一作流

傳久矣或者託其遺

跡又爲草堂別出其後跋書自天復歲前者皆揭字也開寶以後則人競書於此矣其稱柯古者成式也大義者安節也隨蘭陵於渚宮者蕭思道也然此圖所存頗與書傳合蓋本鴻之圖而爲之故可佳也涿人子譽題當僖宗丁未年卽光啓之三年矣是歲三月甲申車駕還京師次鳳翔以宮室未完李昌符請畱鳳翔俟畢治此書不著月日知在四月後題以乙酉卽昭宗之改元合在此後傳摹失之又有昇元二年題者李昇之號熙載題者韓文公也

廣川畫跋卷六

一一

書優鉢羅華圖

祕閣有圖畫花異甚世不能名自昔號陀羅華考索帳目自大中祥符六年京兆府進入下之祕閣崇甯三年曝書廡下出其圖考名識之蓋花碧而葉六出其房九列鋒殺莖柯植而叢出生不傍引巖然上聳攢華內蹶駢葉外包求之前記優鉢羅華也岑參詩曰白山南赤山北其間有華人不識綠莖碧葉好顏色葉六瓣華九房夜掩朝開多異香求之於詩則此圖不爲無據矣圖狀寫照本以示未知者使可按得

之微參詩此畫未辨也

書韋偃放驢圖

青脊絳身長頭廣額尾旌搖曳耳大磔磔龐然類有德者而又其可以回衝其智有以隨時躋難定亂有濟師旅之功敝陬救患有載重負乘之力則雖任爲令僕托之俳戲可也豈止一宮亭侯哉畫者之意深矣漢一作驪當前驂子後逐其生有封死有弔至其超傑變化者而謂仙矣則廣墅茂林豐草旨水嗅地仰天飲嚙自若應侯長鳴前跳後踢羣嬉而隊躍

廣川畫跋卷六

三

盡白日以爲娛求清夜之俛息無服駕負囊之憂者是廬山公之全其性者也此畫得之

書曹將軍畫馬上

曹霸畫馬與當時人絕跡其經度似不可得而尋也若其以形似求者亦馬也不過類眞馬耳杜子美謂人間又見眞乘黃夫乘黃其狀如狐背上有角霸之馬未嘗如此將論其神駿語大而誇不知其形狀異也

再書馬圖

余書李氏曹霸馬圖矣明日復持古本汗血馬圖以示與前畫異余考之汗血神馬也前記雖屢言然其狀卒未得知此畫汗血發於眾毛似與古異夫宛丘有良馬其大丈二鬣至膝委於地蹄如汗腕可握日中而汗血乘者當以綿絮纏頭要小腹漢武帝親得天馬見血從前膊上小孔中出今考說者終不可同今世又無汗血馬得据以斷眾說則畫者將何從哉

書張戡番馬

世或譏張戡作番馬皆缺耳犁鼻謂前人不若是余

廣川畫跋卷六

四

及見胡瓌番馬其分狀取類須異然耳鼻皆殘毀之余嘗問虜人謂鼻不破裂則氣盛衝肺耳不缺則風搏而不聞音聲此說未試然僮耳俗破耳下引其在夷狄有不可以理求者此豈亦有爲邪然馬殘其耳恐不止今北虜嘗見西南夷往時入馬中國亦時有馬因求吳諸葛恪獻馬先騶其耳范慎謂豈不傷仁乃知馬破其耳於南夷亦或然也今戡於馬非能考古爲之然則据今之見者特以爲有辨者如此

古畫水圖

世不見古人筆墨謂後世所作便盡古人妙處古今無異道惟造於詣絕者得之但後人於學不能致一故所得類皆鹵莽滅裂不得到古人地也今世稱畫水者戚氏蒲氏而筆力弱不能畫水之形似況所謂衝擊蹴卷之勢哉觀張子恭藏水圖逮於詣絕者乎其於洶湧澎湃蓋蛟鯨魚鼈不能出沒其間可以求其妙矣

孫知微畫水圖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則汙池潢潦渟滯涓溜果可勝

廣川畫跋卷八

五

而寄心賞邪孫生爲此圖甚哉其壯觀者也初爲平漫橫汎汪洋滉瀾依山占石魚龍出沒至於滂挾大山前直衝飈卒風暴雨橫發水勢波落而隴起想其磅礴解衣雖雷霆之震無所駭其視聽放乎天機者也豈區區吮筆塗墨求索形似者同年而語哉

題王晉卿待制所藏范寬山水圖

伯樂以御於世而所遇無非馬者庖丁善刀藏之十九年知天下無金牛余於是知中立放筆時蓋天地間無遺物矣故能筆運而氣攝之至其天機自運與

物相遇不知披拂隆施所以自來忽乎太行王屋起於前而連之若不可掩計其功當與夸娥爭力吾嘗夜半求之石破天驚元氣淋漓謂誠一作蒲城之所遇一作過而問者不可求於冀南漢陰矣

北天王像後題辨

吳明仲以吳生畫天王示余因告之曰昔余嘗得內典說四天王所執器皆自報應中出北天毗沙國王也嘗兵鬪不利三逃于塔側方免其困時願力所全得無障礙報回鄉則變相所成畫者得以据之今以雲物爲報者非吳生所爲也或曰何以知此曰以雲物易塔之重自王衍始余往見孫知微於蜀中作天王相如此將無是邪

廣川畫跋卷六

六

擣衣圖

余見此圖久矣嘗疑周昉以畫得名甚重又無它畫人物麗甚不如此鈍滯也晚得此釋然吾心忘之惟見晉國城社而不疑者故至燕而後樂也嗚呼使俗人不得其若形者而效其容必爲人笑昔人蓋昧於若形如此則悲心微矣可一嘆也

蘭亭圖

山陰道中應接不暇。最是佳處。又得安石逸少游咏。其間風流一時。至今見其圖者。猶有遠想。恨不揖讓。其間近世燕仲穆摹山水。取寓一時所見。或謂此圖荆浩作非也。宗炳嘗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覩。唯當澄懷觀道。臥以游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余雖未至山陰。覽此亦足少自慰耳。

書周昉西施圖

余謂若耶溪中采蓮者。特其甚美。以見爾世亦得其

廣川畫跋卷六

七

絕麗傳焉。其濃纖疏淡處。可得按而求之。今世傳古女人形貌。盡出一概。豈可異而別哉。古人有言。畫西施之面。善而不可說。規孟賁之目。大而不可畏。若形者忘焉。若昉之於畫。不特取其麗也。正以使形者。猶可意色得之。更覺神明頗異。此其後世不復加也。

書崔白蟬雀圖

顧凱之論畫。以人物爲上次。山次水次。狗馬臺榭。不及禽鳥。故張舜賓評畫。以禽鳥爲下。而蜂蝶蟬蟲。又次之。大抵畫以得其形似爲難。而人物則又以神明

爲勝苟求其理物各有神明也但患未知求於此耳
崔白爲蟬雀近時爲絕筆非居甯牛戩輩可頡頏其
間世以畫評爲据不知此亦何所主哉宋孝武賜何
戩蟬雀扇顧景秀所畫時陸探微顧彥先皆世有能
名歎其巧絕今畫錄雖敘蜂螳蟬蟲不爲極品便是
不考古人遺跡況景秀妙絕一世而舜賓不知考者
豈可與論古今畫邪

覆局圖

祕閣有覆局圖畫法甚古正帛猶是六朝舊製署其

廣川畫跋卷六

八

尾曰唐明宗覆局圖非也宗子大年一作濬摹本以傳

并王抗十七局圖余爲書曰此宋文帝碁圖也江右

琅邪王抗第一品吳郡褚思莊會稽夏赤松並第二

品赤松思速善於大行思莊思遲巧於鬪碁宋文帝

世羊玄保爲會稽太守帝遣思莊入東與玄保戲因

製局圖還於帝前覆之卽此圖也思莊與王抗交賂

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上倦遣還省五更方決抗

睡於局後思莊達曉不寐議者云思莊所以品第致

高緣其用思深久人不能對抗仕齊官至給事中金

局圖謂棊史誤也

書時記室所藏山水圖

此畫善於位置囊藏萬里都在阿堵間非其胸中無
町畦得於隨所遇而發於不可索其所至也宗子大
年說余圖之汀沙漁步蓼岸楓崖山榭溪壑望之若
有限際而求其重列複映殆不可致之蓋隱礚而不
出也又復有煙雲上下而晡靄嵐光出沒而明滅王
所謂山氣日夕佳者也李廣見伏虎而射其精誠已
能貫金石矣故飲羽而洞達知有所先也其矢再遇
則不可復射矣知神遇者縣解意想而求至者是遁
其天而往也果能有至哉此人天機不可到矣子其
凝心儲思徐以神視初若可見忽然忘之此中真有
到處吾恐觀者未知求也

書王勤學士畫圖

余評此圖知是昔人已造境後世隨繩墨以就其工
然矜持太過求其似者而善古之人往矣故雖卒得
其類然亦似之而非也觀其意在滌滄萬里外天機
開闔自我而入者雖置塗立木幸而有至處然端行

頤雷遂得剡直豈轉遞其後縮縮而求循邪

書王學士李成畫

王無逸聚畫既多眞僞相乘除余得畫爲考之此畫所出也雖其臨視而別出自爲一種然陵突抗立幾欲亂眞原隰之平山谷之險皆望而盡之故知形範既正金錫不耗制形而出豈不莫邪似哉此知其所從來遠也子畫而求之徐察而深識之至其至處雖觀三山於雲外猶是見蓬萊之人而上下者也

書李成畫後

廣川畫跋卷六

十

由一藝已往其至有合於道者此古之所謂進乎技也觀咸熙畫者執於形相忽若忘之世人方且驚疑以爲神矣其有寓而見邪咸熙蓋稷下諸生其於山林泉石巖栖而谷隱層巒疊嶂歆歆萃律蓋其生而好也積好在心久則化之凝念不釋殆與物忘則磊落奇特蟠於胸中不得遁而藏也它日忽見羣山橫於前者纍纍相負而出矣嵐光霽烟與一一而上下慢然放乎外而不可收也蓋心術之變化有時出則託於畫以寄其放故雲烟風雨雷霆變怪亦隨以至

方其時忽乎忘四支形體則舉天機而見者皆山也故能盡其道後世按圖求之不知其畫忘也謂其筆墨有蹊轍可隨其位置求之彼其胸中自無一丘一壑且望洋鄉若其謂得之此復有眞畫者邪

書郭恕先畫後

龍門李偃藏郭恕先寒林晚山圖雖託李咸熙舊本自出新規勝槩風乾木老沙平水靜煙開霧合蓋是江干舊游使人有憂愁窮悴之嘆也筆跡天放不入畦畛然氣攝萬山隨意取之往往得於形似外人以

廣川畫跋卷六

十一

見有索之恐不可得盡也此畫雖與長安寒林大小並行而各有至到處恐不能伯仲間譬若轉昆侖而陵九阪不盡一級雖是未極五山然旣已窮河源也

書范寬山水圖

觀中立畫如齊王嗜及雞跖必千百而後足雖不足者猶若有跖其嗜者專也故物無得移之當中立有山水之嗜者神凝智解得於心者必發於外則解衣磅礴正與山林泉石相遇雖賁育逢之亦失其勇矣故能攬須彌盡於一芥氣振而有餘無復山之相矣

含墨咀毫受揖入趨者可執工而隨其後邪世人不識眞山而求畫者墨石累土以自詫也豈知心放於造化鑪錘者遇物得之此其爲眞畫者也潞國文公嘗謂寬於山水爲寫生手余以是取之

書王氏所藏燕仲穆畫

余評燕仲穆之畫蓋天然第一其得勝解者非積功所致也想其解衣磅礴心游神放羣山萬水泠然有感而應者故雷霆風雨忽乎其前而不可卻當此之時復有畫者邪公初爲燕王府官王欲得畫而卒不

廣川畫跋卷六

十二

能致之知其慎於伎也余嘗謂公以名德蓋世後人不得盡之徒以畫名天下至於與庸工繪史以丹墨自別者同稱此與顏太師列於書藝小人間又一作可同爲一嘆也

書伯時藏周昉畫

龍眠居士知自嬉于藝或謂畫入三昧不得辭也嘗得周昉畫按箏圖其用功力不遺餘巧矣媚色艷態明眸善睐後世自不得其形容骨相況傳神寫照可蹙得於阿堵中耶嘗持以問曰人物豐濃肌勝於骨

蓋畫者自有所好哉余曰此固唐世所尚嘗見諸說
太真妃豐肌秀骨今見於畫亦肥勝於骨昔韓公言
曲眉豐頰便知唐人所尚以豐肥爲美昉於此時知
所好而圖之矣

龍哀百馬圖

百馬競逐以谷受之按名而得者一馬也若夫毛以
色異形以用異大小勢異動靜主其百體已不能得
馬矣況踉蹌奔趨進退起伏感浪播灑鵠厲人搏斲
山決壑耳搖腹捎仰乳悅齟昂首張齧鬪目怒鬣木

廣川畫跋卷六

十三

搔土浴其態百出不得執筆而隨其後也蓋一形所
寓使形者已異則安得一以盡耶且物有同狀而異
形者可別也而爲異形者雖可謂之二實狀變而實
別爲異者謂之化有化而無別謂之一實知實無有
異可以論一馬矣如狀變而隨以別者則雖號物而
讀之其極有不得一作可盡昔堅白之說以白馬非馬
已非色矣況形色名聲以一得之則使人不得其當
惑於名實之辨者正謂此也

書御畫瑤池馬圖後

黃之池其馬歎沙黃之澤其馬噴玉龍種之與世馬不同如此仰惟陛下託於筆墨記其骨相具有太蒙之遺種不在探前跌後蹠間二尋此殆得於厯昆侖寔瑤池之上時邪非摹擬展子虔曹霸輩以見巧也臣某幸得識之敢不謹書

書御畫翎毛後

聖人以神運化與天地同巧寓物賦形隨意以得蓋自元造中筆驅造化發於毫端萬物各得全其生理是隨所寓而見宣和六年五月臣某跋

廣川畫跋卷六

跋李祥收吳生人物

吳生之畫如塑然隆額豐鼻跌目陷臉非謂引墨濃厚面目自具其勢有不得不然者正使塑者加畫則分位皆重疊便不能求其鼻目顴額可分也楊惠之與吳生皆出開元時惠之進學不及乃改爲塑目爲塑工易若塑者由彩繪設飾自不能入縑素爲難吳生畫人物如塑旁見周視蓋四面可意會其筆跡圓細如銅絲縈盤朱粉厚薄皆見骨高下而肉起陷處此其自有得者恐觀者不能知此求之故并以設彩

者見焉此畫人物尤小氣韻落落有宏夫放縱之態
又其難者也

廣川畫跋卷之六終

廣川畫跋卷六

十五

五川精舍藏有廣川書跋而無畫嘉靖丙子過
廣陵在葛東之家借得之八月朔錄成俟校正
後重贍善本後四日玉川居士燈下記

又其難者也

廣川畫跋卷六終

文獻通考云廣川書畫跋五卷陳直齋書目曰董道
撰今所錄之本迺宋末書生傳寫誤字甚夥如於作
相德作浙不可枚舉自一陽節日寫起至丙午日輟
卷華亭孫道明明叔謹識年六十又九皆至正乙巳
十一月廿三日書于泗北村居映雪齋

萬曆甲寅端午日假得瞿氏惜菴藏本校讎一過亦
十得其三四矣此本比之他本差勝謹識

詹伽書

廣川書跋卷六

十六

